

十三、離臺

伊澤對臺灣教育的相關計畫已經初見雛形。明治30年（1897）4月28日，臺灣總督府提出諸學校改正案，實施新公學校令，伊澤正好回東京進行各種企畫。但適逢總督府盛傳預算將遭大幅刪減之說，水野遵局長無法接受這歷經千辛萬苦的草案，於是伊澤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，向乃木希典總督上呈了下列的報告書，表示公學校的設置係出自於各地人民的熱情，在1,400萬圓的總預算中，教育經費刪除至僅30萬圓，是非常遺憾的事。這是一篇充滿熱情的長文，在此引用全文（總督府文書課藏）

甲午戰爭結束後，臺灣及澎湖列島歸於我國領土，軍武之後欲推行文教，亦將開始化干戈為玉帛。而職不顧自身才疏學淺，自告奮勇投入對新領土人民開導化育之任務，聊表盡忠報國之志。為求當時臺灣總督樺山將軍知遇之恩，而上呈對新領土人民教育之意見書，幸獲總督採納，而得以按一定方針逐步施行，而逐漸達到今日規模。新領土經營之事，各種設施之建設須擬定一定方針，並貫徹執行自不待言，但尤其如教育之事，係追求精神發展之無形貢獻，須在外人較難窺知之細微處保持一以貫之之脈絡。但若此脈絡之一部份遭到破壞，將

阻礙整體之氣脈，恐使其發展嘎然而止，過去之辛勞恐化爲泡影，甚至可能因此中斷。故於學政變更之際須特別慎重調查，以免往後徒留遺憾，爲當局者務須思考之處。然此次所提出各校官制修正案，具有許多卑職未能理解之處，因此斗膽提出其缺點供閣下參酌，尚請長官明察。盼閣下寬宏大量，體察愚見，或許言詞有欠婉轉，如有冒犯尚祈見諒，唯願得以無損所需表達之意。

第一，若依此次提出之國語學校修正官制，將無法容納現有職員，恐將導致現有附屬學校被迫關閉之窘境。

前列之理由以下列之比較表即可一目了然。

國語學校職員

修正官制案實施後

奏任教授 8 人

判任教授 6 人

書記 5 人

合計 19 人

現行編制人員

奏任教授 4 人

判任教授 15 人

書記 10 人

合計 29 人，差 10 人。

如前所述，判任教員與書記人數大減，必然無法維持現

有之事業。但如修正草案所提出之原因，爲求國語學校之擴大辦理，亦有修正之必要，矛盾之處亦不少。個人認爲於修正案起草之際，應維持現有之三所附屬學校，以及近期開辦爲教育內地人子弟所設之附屬學校，以及教育臺人女子之分教場等，共須五所附屬學校。因此若妄加刪除教師及助教名額，並僅於本校保留書記，若就此立案，私以爲十分不可思議。

第二，若依國語傳習所修正官制，恐連畢業後之講習員（內地人）及甲科生（臺灣人），將無法給與位置。

前列原因以下列之比較表即可理解。

國語傳習所員額

依修正官制草案

教師（判任） 67 人

助教 29 人

合計 96 人

現行職員與畢業生人數

現任教師 30 人

助教 2 人

講習員畢業生 49 人

甲科畢業生派任各傳習所員額 35 人

合計 116 人，差 20 人

前列除現任職員外，人數最多者爲以約聘教師名義而實

際任教者，以及即將任教職者。此兩者對官方一日千秋之各校修正官制發布最為關注，但修正案若按草案施行，恐將導致此等職員失去職位之結果，未來將如何發展實難以理解。

第三，未提出師範學校官制，無法讓教諭兼任傳習所長，亦無法讓國語學校附屬學校中的兩校獨立成為公學模範學校，未提出一般公學之官制事宜。

新領地經營事業中，凡屬有形者可於較短時間內見到成效。而如教化事業屬於無形且關於精神之事業，不以較長之年月耕耘則難以見到成效。故作為教化之本的師範學校，絕不可等閒視之。今年已經向帝國議會提出修正案，雖然校舍新建案已延至今年度，並在議會的支持下保全所有預算，拓務省南部局長也力陳其必要性，水野局長卻斷言師範學校無法在國語傳習所達成其效用，而駁回編制調整案。果真如此亦太過妄為。國語傳習所僅以六、七個月的短時間來傳授最重要的日本語，若是目前的當務之急，就不應將資源再分散至他處。師範學校至少應該花兩年時間培養學生，也確實必須於本島開設以培養合格教師。但兩件目的相異之事同時進行，恐將兩頭落空，亦不可能等待智者出現便得知後果。另由縣府高等官員兼任傳習所長僅為臨時權宜作法，過去許多所長反映其困難，教員認為不妥之意見亦多，但為避免所長與教員兩者同時出缺，加上目前正值各地下級行政開始施行之時，地方官繁忙不已，且目前並未改制讓教

師可兼任所長，反而讓教員升到奏任後升遷之路受阻，少了獎勵的途徑，先前議會護航之奏任教師薪資預算亦遭刪除，這筆錢究竟要花到哪裡去呢？或許並不像縣內官制中的國稅局長、典獄長、警察等，未經議會確保預算便增設新職位，而感到奏任薪資較為微薄，若對師範學校校長、奏任教師與傳習所長都僅給予奏任待遇，除強迫其犧牲，並將使教育上之各種企畫蕩然無存，望閣下明察其利弊得失，儘速給予裁示。

各地人民的期盼儘快設立公學校熱切要求已非地方官所能抵擋，同時贊同其設立的實情，相信閣下早已知悉。讓兩所學校獨立為示範學校，僅是改變名稱，並不需要特別費用，但阻擋此一提案不知是何等心態。既然各方皆已達到設立公學校之準備，今日預先發布編制，配合各地需求之興起，俟經費和人員許可便核准設校，不僅在教育行政上，對一般民政亦有正面影響，亦是能贏得民心之德政，何需如此排斥？只令卑職嘆息不已。

水野局長絕非不懂得如前述這般簡單的道理。但明治31年度（1898）被刪減400萬圓預算，難免心生擔憂，不得不出此下策。刪除400萬預算固然並非小數目，但若真重視教育，從1,400百萬圓總預算中編列30萬圓教育經費（三十年度）應非難事。又即使明年教育預算增至40餘萬圓，在1,000萬圓總預算中編列40餘萬又有何困難？與警察相關預算、衛生經費相較，教育費用顯然過少，若要奠定新領土長治久安之基礎，除卻教育

尚有何物？

以上僅舉出教育行政相關事務之一端，雖可能損及閣下尊嚴，但若閣下能體察卑職愚見則幸甚。關於交付給卑職的修正該校編制任務，以相當有限的教育經費辦理，在此一金額以內擘畫將來的本島教育設施，並在先前學務部所提出草案的範圍內，奉閣下之訓示，提出該校編制修正案之概要，絕不負閣下之託付。若此一請求窒礙難行，而欲通過目前提出之編制修正案，卑職恐無法繼續為臺灣教育奮鬥，除自請處分外別無他法。卑職誠惶誠恐恭請長官裁示。

明治 30 年（1897）5 月 25 日

臺灣總督府事務官

學務部長 伊澤修二

致 臺灣總督乃木希典男爵閣下

補充說明：根據當地需要調查之文件資料，所記載現任職員職等等資料雖難免零星謬誤，但大致正確無誤。

針對以上之報告書，總督回電如下（總督府文書課藏）：

茲委任以國語學校與國語傳習所在員額內做修正，其他因關係本年度財政計畫，如本年按局長提出之草案無須修正。

伊澤部長費盡心思的提案意見未被採納，不久水野局長、伊澤部長相繼去職，兩人終未能親見公學校令的實施，實乃遺憾之事。

1897年5月22日，伊澤在位於東京一橋的教育會館以「臺灣教育的現在與未來」為題發表演說。7月26日，辭去學務部長一職（8月5日轉任約聘學務顧問），已經與臺灣教育無直接關係，因此那場演講是伊澤任職學務部長期間的最後一次陳述意見，對往後的臺灣教育亦有遠見，非常值得注意。演講的要點如下：

臺灣教育才正要準備就緒，並將開始稍加建設。第一是增設國語傳習所，第二是擴大國語學校，設立附屬學校教育內地人子弟。第三是將三所附屬學校的其中兩所列為公學校的示範學校，另一所分校則設為女子學校。第四是將國語學校乙科（幼年科）改組為公學校，並廣設於各地。第五為增設三所師範學校，作為一般教育的源泉。而臺灣舊時代教育的殘骸如書房、義學、書院等仍具有穩定的勢力，因此要設立公學校示範學校來因應。讓書房教授日本語，逐漸灌輸新教育的精神。關於此點，修身課程教授「教育勅語」，同時廢除詩文，教授有用的學術、歷史、地理等。公學校分為小學、中學二部，小學由8歲至14歲，中學由14至18歲。對策大致如此。

修身應重視教養，並翻譯「教育勅語」漢文版，藉由勅語培養國民精神，將儒家的教育和勅語的精神相結合，使學生理解一視同仁的精神。用書採用增訂版三字經，並委請重野博士改編。孟子有與我國國體不符之處故省略。元田仕講的《幼學綱要》是數一數二的好書，也適合作為修身教科書。習字方面內地人寫得快但字跡拙劣，本島人寫得慢但筆跡巧妙。傳統的教育缺乏數理知識是一大缺陷。土匪來襲時就因為缺乏數理觀念而無法理解成敗原因。再看看他們的理化思想，認為打雷是空中有一隻巨鳥發出的吼聲和光線。地理知識也較為幼稚，將琉球誤認為日本，以為日本比臺灣小等等。將日臺相比較，例如臺北像京都，臺中像東京等。本島人喜歡唱歌但討厭體操，管理上默認體罰，也有藍原老師致力於原住民教育，在此暫時作結，想必往後尚有機會發表。

如此偉大的伊澤教育時代雖然完結，但臺灣教育在伊澤離臺後，仍依循著他所修築的軌道繼續前進。伊澤在此之後仍長期對臺灣極為關注，並於明治 41 年（1908）及大正 5 年（1916）都曾再度訪臺。